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5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无情

人老了,饱阅人情世故,本应越来越懂礼数。可是我发现,人老了,有时愈发无情。

都说七十古来稀,虽说如今医学发达,七老八十不稀奇,但细数亲戚老友,到了这个岁数上的确是越走越稀了。记得四十岁同学聚会时,桌上少了一个朋友,大家怀念起他来,大放悲声;五十岁朋友聚会时,发现又少了几人,看着他的遗孀,大家掩面而泣,悄悄商量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;六十岁老友聚会,再谈起什么人病了、什么人走了,我端起酒杯,一声闷喝,以后见面少谈这些伤心话题可好?见面就伤心,还不如不聚!

真的,退休后本想安度晚年,可是老病缠身,不是高血压,就是关节炎,不是装支架,就是装起搏器。就像我前文提到的速泰熙老师,我这边才厚着脸皮帮他老伴找了医生,手术刚结束,他自己也病了,据说心血管堵塞比他老婆还要严重。心内科的查主任打电话告诉我,已经安排好病床,准备手术,我很感激。正想着明天要不要去看看速老师,又接到一个电话,是小学女同学的,她焦急万分地对我说,她老公正在医院,“晚期,医生说已经是胆囊肿瘤晚期。”她哭腔哭调地说,“你能不能帮我找人?”我吓了一跳,她老公也是我同学,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,按道理讲我也应该拼力帮忙才是。“可是,我不认识肝胆外科医生,”我万分抱歉地说,“现在医院分科很细,我真的无能为力!”

丢下电话,我心里难受。想起今年春节还在一起喝酒,想起小学时他调皮的模样,想起这几十年他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还未发表……越想心里越难受,越想越觉得我刚才回话太无情!老妻在一旁默默看着我,不晓得怎么安慰我。半天,想出一句话,说:“明天我们买些东西,去医院看看他们吧?”“不去!”我凶狠地说。

老妻被我噤得无语,转身走了。我愣愣地看着她,深感我的无理与无情。无论从情理还是礼数上说,都应该去看看。可是,去了又能说什么或者干什么呢?这个时候去看人,一点忙也帮不上,悲悲戚戚站床边,见面有何意义?这时候什么都不能吃,你买什么合适?

□南京吴晓平

下关的味道

出了挹江门我竟然找不到儿时住的地方,曾经快乐的往事全填进了惠民河,老江南春前世的繁荣,已没有几人知道了。问商场的保安巡逻的辅警:“商场北路在哪里?”他们不知道,阅江广场抖翁的老人,抖的也不是从前的故事,四十四巷住的都是鼓楼人了。

哪条路能走进旧梦,嘴边漏出的记忆还能抹点口水。吃碗鸭血粉丝汤吧,多放点辣油香菜川椒粉,却没吃出原来的味道。老下关都记得,20世纪90年代初,正丰街路口松鹤堂中药店旁边,那个下岗女工卖的鸭血粉丝汤,摊位不大几张凳子总是空不下来,辣油葱花的香味馋得人不肯走。

那时候女儿在正丰街上机关幼儿园,每天下午接她回家,从鸭血粉丝汤的香味中穿过。她想吃我也想吃,没有地方坐,又不想站在马路边吃,端一碗回家,好在家就在对过。后来干脆接她的时候就带上小奶锅,回来时带上一碗再多要点汤吃鸭油烧饼。久而久之

□南京张学庆

学唱

人生轨迹,往往不按自己所愿,很多时候偶然得到,意外进入。以前上班,家务是我生活的全部,离岗后误打误撞学起了唱歌。

一天W姐在大行宫会堂演出,我赋闲在家去凑热闹。会堂门口见大我十多岁的W姐身着红色连衣裙,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我好生羡慕,第一次见到古板的她竟然也学会了化妆。看完演出我萌生了参与想法,可W姐说:没有经过发声学习的“大白嗓子”是进不了合唱团的。何为“大白嗓子”?好奇心驱使我不打探,开启了我学唱的第一课。

乐呵长相很佛系的S老师曾是文工团男中音独唱演员,当年家喻户晓。他浑厚有磁性的音色很好听,触发了我的学习欲望。

初学的我,热情高涨,但对于腹式呼吸、横膈膜支撑、竖起嗓子、打开面罩、提起笑肌、找头腔共鸣,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专业术语,听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课堂上只好老老实实记笔记。

S老师示范腹式呼吸,会将衣角稍稍向上扬起,便于观察他呼吸时腹部起伏,学生也可

□南京徐影

说到无情,这些年无情的事还真干了不少。内心最为愧疚的就是欢子,他是我儿时的玩伴,也算我家的恩人。欢子大我一岁,长相却比我苍老得多。也难怪,他自小生活在乡间,没读过几年书,结结实实像头小牛犊。我们全家下放那年,与他家虽然隔着一座山坳,但他每天喜欢到我们家来玩,是我二哥的好友,和我玩得也很好。我们一起干农活,摸鱼、偷西瓜。我佩服他,小小年纪就拿十分工,什么农活都会;他也佩服我,说你们城里娃儿,每天读那么多书,不读得头大?因为家里穷,欢子不到18岁就要倒插门,嫁到山里去,换一些嫁妆给哥哥成家。在农村,倒插门是很不体面的一件事,他哭了,哭得很伤心。爸妈也可怜他,找他的父母谈了几次。最后我和哥哥送他上山,妈妈还送了他一双高筒胶鞋,这可能是他陪嫁中最拿得出手的硬货了。送他上山那天,虽然天空晴朗,但他依然穿着那双漆黑发亮的胶鞋出门,十里山路,我们一直送他到了女方家……

这以后,日子越来越好,农村也开始富起来了。因为奶奶、妈妈和嫂子的坟都留在山上,欢子每年帮助照料,自然成了“坟亲家”。每年我们上山,看坟山打理得干干净净,心中充满感激。每次上坟,欢子倾其所有,杀鸡割肉,让我们吃饱吃上一顿,临走还给我们每家都带上鸡鸭鱼蛋,满载而归。我在文章里写过,因为有这些肝胆相照的农民朋友,曾经痛苦的日子里,也留下了一丝丝甜蜜。谁料想,这丝丝甜蜜,最后也变成酸楚——欢子后来得了肠癌,进城看病。我找人给他手术,手术成功,他很高兴。可是他听医嘱,回家后还是大鱼大肉,结果三年后癌细胞扩散,再来找我,我已无能为力。我骂他,甚至想打他,但最后还是陪他一家家医院跑,都是无能为力。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,我几乎是躲着他,因为已经穷尽医疗手段,无可奈何了。后来他的儿子告诉我,病危时他还抱着电话喊:“晓平快来救救我,我要疼死了!”

欢子最后疼得实在受不了,半夜跑进树林,自挂东南枝……我知道,那片树林,就是我家曾经的坟山。

只做推拿

老伴身体不大好,常说腰酸背疼,手麻脚麻,颈椎也有点问题。年初经朋友介绍,到一家名店推拿,花了几千元办了一张计次卡。一个名叫“小丽”的姑娘热情地接待老伴,甜甜地自我介绍:“阿姨,您好!我叫小丽,今后您叫我丽丽就行了。”

丽丽是个店长,看样子二十出头,年纪不大,学问倒不少,什么“健康理念”“新消费观”等,都是一套一套的,而且蕴含人生经验与哲理。我一听老伴回来像鹦鹉一样学舌,心里就觉得好笑:“一个吃过盐比一个走过路还多的人”,居然像个小学生一样乖乖地坐在那里听课。

丽丽店长亲自动手为老伴按摩推拿,几次下来便像亲闺女一样熟了,家长里短、无话不谈。做了一次按摩半个小时,丽丽手没停嘴也没停,一直在宣讲她的“健康理论”,并把这种理论引申到对待生活、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上去,话题已经超出了健康范围。

丽丽说:“阿姨,人活着什么最重要?不是名、不是利,也不是权、不是势,是健康!健康最重要,健康是1,其他都是0,有了健康,零就不是零,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百、一千、一百万了……”

“阿姨,人有钱了还要舍得花钱。房子是用来住的,衣服是用来穿的,钱是用来花的,您说是不是?人这一辈子,说长也长,说短也短,活着就要对得起自己。对自己好,就是对家人好、对孩子好。您一个人好了,全家人都为高兴是不是?”

“阿姨,保健是全方位的,光推拿按摩还不行,还要辅助配合治疗,效果会更好。我们这个店里不光是推拿按摩,还有保健品、保健衣,您这颈椎不好,手脚麻木,我们店里有一种保健服装正好适合您,您需要的,我们马上给您量尺寸,这套服装还是从中国台湾专门定做的。芳芳过来,给阿姨量一下尺寸……”

整个过程差不多都是丽丽在讲,老伴在听,听到关键地方,老伴才问一句:“一套保健衣要多少钱?”

关于钱的问题,丽丽开始未讲,最后也未讲,直到老伴问起来,丽丽才露了底:“不贵,一套就两万出头。”

老伴对我说:“当时我就吃了一惊,什么保健衣,一套要两万多,还说不贵?眼看芳芳就要给我量尺寸,我连忙说回家再跟老头子商量商量吧!”

我对老伴说:“这就对了,她说她的,你听你的,只做推拿,不买其他,谨防上当受骗。”

□南京杨立柱

宁国游

期末考试结束,妈妈说奖励我和弟弟“三天两晚宁国游”。我们很好奇:宁国是哪?周末,全家说走就走,妈妈说的宁国是皖南的宁国市,落地“免签”。爸爸自驾两个半小时,我们就从繁华的城市到达了静谧的乡野。

宁国市位于皖南川藏线的入口,群山环绕、绿树成荫,公路蜿蜒于山脊之上。向远处眺望,一座座青山好像绵延于天地之间,一条条河流好似与天空相连。那幽幽的蝉鸣,让全世界都变得安逸;那无忧无虑的生活,让日常繁忙的节奏都慢了下来。

车慢慢开到了森林深处的青龙乡,一座三层几何形状的白色别墅映入眼帘,我们将车停好,往山里探索。这个民宿叫“看不见的山谷”,门前有一条小溪,溪上有一座红色的小吊桥,经过吊桥,里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,一朵朵玫瑰花盛开其中,香气扑鼻。我们所住的房间在三楼,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,外面的竹林、花草、昆虫尽收眼底,绿意盎然。

夜幕降临,月亮在静静的夜空中高悬,洒下淡淡的银光,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到一家农家乐吃晚饭,点了四五道菜,外表看起来朴实无华,但充满了大自然的本味。豆腐鱼头汤里的鱼,就是门口的小溪里现捞上来的,新鲜无比。最让我赞不绝口的是肉末茄子,自家地里茄子的软糯,加上肉末的香气,一瞬间在嘴里炸开,使人欲罢不能。农家乐的老板特别热情,临走时还送了我们五十个手工荞麦饼。

第二天山里下起了雨,细雨如丝,沾湿了花瓣,也浸透了大地,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。我们顶着大雨,来到了这里的著名景点“石壁晓雾”,从观景台眺望,有的雾如丝绸般飘逸,随着微风的轻拂而不断变幻形状,使整个山川都显得格外神秘和壮丽;有的雾则顺着山坡,缓缓地往上爬,好似一条通往山顶的“云梯”。

雾,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,它轻轻地覆盖着大地,让一切仿佛都沉浸一片神秘的仙境之中。不过,原本计划的溯溪漂流,却因为水流太大而泡汤。有得有失,可以期待下一次。

欣赏完山雾的朦胧美,我们一起去去了妈妈朋友的咖啡馆,店里那只八岁的萨摩耶犬,十分通人性。我们一进去,它就冲了过来,把爪子抬起来要和我们握手。我们拿来飞盘,往前一扔,它立刻冲了出去,一口叼住了飞盘,一路小跑到我们面前,把飞盘递给我,还躺下来,好似想让我揉揉它的肚子。而且它好像还能听懂人话,我们一说“出去玩”它就立马把耳朵竖起来,张开嘴巴,摇着尾巴,十分开心。

宁国的美,便美在这份宁静。宁静的风光,宁静的心境,宁静的你我它。

□南京朱锦迪

红红火火的鸭血粉丝汤生意越来越好,正丰街出了名,她卖的鸭血粉丝汤便成了老下关的一块牌子。她家的鸭血鸭肠新鲜,都是早晨从旭阳卤菜店进的货,而且制作卫生干净,人清爽摊铺也清爽,鸭肠脆而不老,鸭血入口嫩滑,香菜小葱青蒜任选,自制的辣油随意,口味算上一绝。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网红必须打卡的地方,附近人家来亲戚了也会前来端上一碗。

有回星期天,下午三四点钟几个朋友凑热闹,坐在我家门口喝茶吹牛。喝着喝着他们就起哄了,敲我的竹杠,要我请客吃鸭血粉丝汤,几个大男人光吃鸭血粉丝汤呀,到商场旁边的江南春要了一块周生长的葱油饼、一笼项义远的小笼包,去旭阳切半斤猪肉肉,顺便打了一斤散装洋河,一个下午虽然花了我不少钞票。但那味道那情景却被我记下来了。

当然,老下关不止这点好吃的东西,永宁街口中山桥旁边的五香螺蛳活珠子旺鸡蛋,现在想起来样样都能勾魂。

将手附在他粗壮的腰两侧,感受横膈膜支撑的力量。回到家我按老师指点的方法练习,弯腰九十度找感觉或平躺床上,双手放在腹部上深呼吸,腹部明显一起一伏就是腹式呼吸,可一站起来就没了感觉,又还原成胸腔呼吸。看似简单的腹式呼吸非一日之功。

经过一段时期的模模糊糊理解、练习,有一天,唱歌都不知怎样张口了,深度怀疑自己练错了方法。老师却说这是从不科学发音逐步转向科学发音的必然过程,我不懂,只有相信老师。

在老师的鼓励下,我勉强坚持,慢慢有了悟性,兴趣也随之而来。同学间隔三差五聚在KTV练歌,有时还请上老师指点。一首歌反复唱不厌其烦,音准、咬字,相互找茬、推敲。这期间嘴巴也变得不受控,在灶台炒菜,在洗衣机旁,甚至在卫生间沐浴,时不时都会迸出我不和谐的“美声”练习或自以为漂亮的高音惊扰家人。但学习真获惊喜,如愿考入合唱团。

时间真是不经用的财富。转眼已过数年,合唱丰富了我的生活。用饱满的热情、最好的声音,唱出心中最美之歌。